

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

六

以铜为镜 可正衣冠
以史为镜 可知兴替
以人为镜 可知得失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014037708

K204.3
51
V6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续纪

六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5831

K204.3
51
V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资治通鉴续纪 / 吴海京编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 - 7 - 5034 - 4472 - 2

I. ①资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古代史 - 编年体 IV. ①K20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9940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85 字数: 52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80.00 元 (全 6 册)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卷第二百九十一

【清纪五十三】起强圉大荒落七月，尽屠维协洽正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仁宗睿皇帝上之中

秋，七月，辛未，富察明亮至巴东，寻引兵三千抵归州。敌前队王聪儿等已至巴东北岸屯聚，后队王廷诏万余众复至，至石门、大叶，声言欲南渡攻县治。明亮信之，回军攻廷诏。廷诏留千余人于后殿，疾前，聪儿等乘间陷兴山，约廷诏等会于宜昌、荆州，同赴襄阳。甲申，明亮率兵自归州登舟赴宜昌堵剿，伍弥德楞泰由水路径趋荆州，约夹剿于当阳。而聪儿引众二万余由兴山、保康趋南漳，向襄阳，廷诏趋当阳、远安，向荆州。湖北巡抚汪新以荆襄空虚，飞飭郡县集乡勇协力堵御，遣兵分守房县、保康、东湖、当阳，调荆州旗兵择要驻守，因奏：“贼数日益加增，暗合明分，纷纭肆扰。而各路官兵统计固不下巨万，处处均须留防，即处处为所牵制。”上命新会瓜尔佳额勒登保等严密防堵，继发索伦兵三千赴湖北助剿，又命钮祜禄景安赴湖北、河南界，以防敌入豫。

是月，湖广总督毕沅卒于军中。

沅以文学起，爱才下士，职事修举，然不长于治军，又易为属吏所蔽，功名遂不终。

富察明亮、伍弥德楞泰会于清溪河，合兵并进。八月，戊戌，自荆门观音寺率兵进攻，敌遁去。当是时，敌分三路北进，每路相隔百余里，一闻官兵讯息，辄遁入州县交界处，乘间逸出，官兵往往兼顾不暇。己亥，敌入竹溪，距县城仅数里，复折至竹山境，别队至宜城，明亮击退之。癸卯，敌进至陕西白河县毗连之铁炉坝。官兵尾随至，敌既赴襄阳不得，乃转趋南漳，欲诱官兵入山，乘间出山渡汉赴河南，明亮洞其谋，令总兵长春屯谷城为备，督兵出隆中。寻获敌哨探，悉敌欲赴茨河镇抢船北渡。戊申，明亮、德楞泰抵茨河镇，会钮祜禄景安以索伦劲骑至，东西夹击，敌败溃，退屯谷城县南，遁走郧西，明亮等堵截之，杀敌二千。敌屡败，不能北渡，乃拟道竹山、竹溪入陕，明亮率兵蹙之。

丙辰，以沈初为户部尚书。

己未，太子太保、军机大臣、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、一等诚谋英

勇文成公章佳阿桂卒。

阿桂幼颖敏，闻人谈史事，即了了，能记其大略。及长，屡将大军，知人善任使。诸将有战绩，奖以数语，或赉酒食，其人辄感激效死终其身。临敌，夜对酒，深念得策，辄持酒以起，旦必有所号令。及执政，尤识大体。康熙中，诸行省提镇以次即有空名坐粮，雍正八年著为例。乾隆四十七年诏补实额，别给养廉。阿桂言：“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，岁支则难为继。此新增之饷，岁近三百万，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。请除边省外，无庸概增。”是时帑藏盈溢，太上皇不从，后遂渐至虚匱。钮祜禄和珅势张，阿桂遇之不稍假借。不与同直庐，朝夕入直，必离立数十武。和珅就与语，漫应之，终不移一步。然阿桂内念位将相，受恩遇无与伦比，乃坐视其乱政，徒以太上皇春秋高，不敢遽言，遂未竟其志。

丙寅，上奉太上皇还京。

叛苗闻官兵云集，悉众围捧蚌、永丰益急，费莫勒保分兵援之，先解捧蚌围。自率佟佳常明、施缙攻洞洒苗巢。绕击，连攻三昼夜，擒苗酋吴抱仙于三陇口。复攻当丈苗巢，敌纵火自焚，都司王宏信、千总洪保玉冒烈焰入，遂擒王阿从、韦朝元等，解京诛之，旋解永丰围。觉罗吉庆亦自广西至，克西隆州亚稿苗寨，复册亨。仲苗平。

九月，戊辰，捷闻，封勒保三等威勤侯，常明以功擢布政使。

李全谋与王三槐等出川，而三槐等无意远出，遂自巴州分兵。全东走汉江，将军恒瑞、孙庆成追之。壬申，至石泉，水陆并进。丁丑，与萨尔图克惠龄夹击敌于紫阳，以炮轰其骑。敌败，奔兴安，谋与王聪儿等合。惠龄、恒瑞与富察明亮等军会，议以柯藩率兵千五百助陕抚秦承恩守兴安，惠龄与提督满洲镶黄旗石莫勒富成率兵三千循汉南而西，与明亮等夹击。

甲申，以两江总督满洲正白旗钮祜禄苏凌阿为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。

丁亥，以费莫勒保为湖广总督，湖广提督碧鲁鄂辉为云贵总督。

庚寅，鄂济宜绵奏：“各州县团练乡勇，赏过则骄，威过则散，终非纪律之师。不若选充营伍，贼平即补营额，费不虚糜，而骁悍有所约束。”太上皇曰：“军营乡勇不能绳以部伍，不若挑充入伍，可资约束，则多一兵丁便少一乡勇。俟军务告竣，或挑补营头，或散令归农。”庚寅，诏宜绵、勒保、秦承恩、钮祜禄景安等分募乡勇入伍剿敌。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富察明亮、伍弥德楞泰以敌转徙无常，官兵难以剿捕，奏请：“年余以来，百姓往往一闻贼至仓皇躲避，粮食衣物，即为贼有。其躲避稍后者，该匪既劫其物，并掳其人，甚至备卫之火药器械，反以济贼。该匪每至一处，有房屋以供栖止，有衣食以济饥寒，有勾结逼胁

之人，为之引道路而供负戴。以是屡经剿杀，而夥党不加少。为今之计，欲筹恤难民而困贼匪，莫若饬附近有贼地方州县，于大市镇所，劝民修筑土堡，环以深宽壕沟。其余散处村庄，酌量户口多寡，以一堡集居民三四万为率，因地之宜，就民之便，或十余村联为一堡，或数十村联为一堡，更有山村穹远，不能合并堡者，即移入附近堡内。所有粮食牛豕什物，一并收入。被难民人，即于其中安置，搭盖草棚，俾资栖止。贼近则令各户壮丁日夜更番守御，贼远则仍不禁其出入，俾得无误耕作。”是为坚壁清野、联村筑堡议之始也。太上皇曰：“此等事宜，本系地方之责，明亮、德楞泰系统兵大员，惟当以杀贼擒渠为事，今乃舍其急而图其缓，于军务未免分心。著传旨申飭。”

李全与王聪儿等会，入陕南，全、聪儿、姚之富出平利而南，欲引富察明亮、伍弥德楞泰军入山，王廷诏、高均德由安康趋兴安，为萨尔图克惠龄所却，转而西。分奔紫阳及石泉、西乡，图入川东，明亮、德楞泰设伏澍河口，大破敌，斩杀数千人。

川教罗其清、冉文俦等走通江、巴州，与徐天德、王三槐合，欲断川东、川北运道以困官军。三槐先窥巴州江口粮台，未遂，继据巴州，欲走保宁、达州，夺运道。总督萨哈尔察英善驰赴广元，戊申，敌直逼营山，攻城未下。越二日，复与官兵援军激战三昼夜，折兵二千，乃退至营山东北之黄渡河。其清、文俦欲从仪陇、南部分犯保宁，夺官军饷道，总兵百祥扼其前，退走黄渡河，旁掠仪陇；鄂济宜绵扼之官渡口，三槐等走渠县，其清、文俦走巴州。

瓜尔佳额勒登保剿长阳敌，毙林之华于大茅田，覃加耀拟自夔州云阳渡江与川教合，官兵穷追，自利川入川。敌寻折还利川。癸丑，至十字坡，为官兵所袭，军师张驯龙阵歿。敌复经建始，遁还施南山中。

丙辰，乾清宫交泰殿灾。

鄂济宜绵疏言：“惠龄、恒瑞、明亮、德楞泰皆入陕，惟臣一人在川。诸贼齐扰川东北运道，嘉陵江防孔亟，欲亲赴保宁，则川东千里无人调度。请别简总督治理地方，而已亲督师专一办贼。”上亦以宜绵年老。辛酉，命费莫勒保总统军务，宜绵以总督兼理军需。

王聪儿等为官兵急追，不得停，俱入汉中南岸山中，自黄官岭至新集连营二十余里。敌饥，而难于觅食，聪儿等谋北渡汉，回陕甘富庶地，遂分兵出，以聪儿、姚之富；王廷诏、高均德；李全、樊人杰；张汉潮、刘永泰等分率之。十一月，戊辰，富察明亮、伍弥德楞泰追至白沔峡，与萨尔图克惠龄夹击，大破敌。敌既不得渡，转沔、宁。戊寅，至桑树湾，将军恒瑞设伏，令撒拉尔回兵假乡勇帜诱之，自山梁驰下，孙庆成等分路夹击，俘斩甚众。敌乃南向川、陕边。明亮破其一路于宁羌州外，敌复走长

寨渡口抢渡，德楞泰令副都统乌尔图纳逊突击。敌奔入川省通江，拟引官兵入川，仍由通江、南江回陕。明亮因奏：“现贼匪入蜀，各路官兵亦聚，正当趁机四面合围，不特臣所剿匪可立灭，即川省各匪，亦可渐次逼剿。”

当是时，诸路官兵，独明亮、德楞泰屡战皆捷，先后杀六千余人，朝廷深所倚之。

戊子，以伊犁将军图伯特保宁协办大学士，任将军如故。

川教王三槐、罗其清为官兵所扼，分兵二处，其清屯巴州，三槐奔望溪，又转大竹。攻石堰口、大梁城、邻水县，皆不果。其众分屯广安、邻水、大竹，焚掠，以牵制官军。己丑，陷长寿，东趋重庆。其清复入仪陇、营山境，阻梗运道。鄂济宜绵军力不敷，连章告急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王聪儿等陷南江县，富察明亮、伍弥德楞泰自通江追剿，萨尔图克惠龄自西乡入太平，将军恒瑞、孙庆成由广元取道赴广宁，兵分数路，声势甚壮。

覃加耀过芭叶山，还长阳之朱里寨。三面悬崖，惟东南一径。辛丑，瓜尔佳额勒登保遣死士缒登，掘地窖火药轰之，敌争走，坠崖，坑谷皆满。惟加耀偕其众二百遁，入据归州终报寨。

癸卯，王聪儿、姚之福等拟自五里庙由原路回陕，为富察明亮所截，乃奔独山。明亮以东北之黄柏垭为入陕要隘，乃分兵护辎重，佯趋独山，而夜引精兵驰伏垭口。丁未，敌果长驱入垭，伏兵起，左右突击，敌溃散，聪儿、之富等分股入箐，北走宁羌。明亮恐危及西北栈道，率兵由广元一路抄截。壬子，击敌于广元城外，丁巳，复败敌于黄坝驿，敌悉遁入山。

当明亮之逐聪儿也，张汉潮、高均德众自南江折还南郑，己未，于周家坪渡汉，进逼洋县。明亮闻信大惊，议曰：“以贼情而论，齐王氏为各首逆之魁，宜先筹剿荡，以地势论，则高均德将东掠兴安，扰豫、楚，而景安、秦承恩等防守步兵不能驰击。”遂舍聪儿，于壬戌夜率兵八千赴汉中。上闻大怒，严斥：“贼匪诡诈，或令高均德折窜汉中希图牵掣官兵尽赴东北。而齐王氏等乘闲渡江，赴陕滋扰。岂不正堕贼计乎。”夺其爵及所赐双眼花翎、紫缰，留本任职衔，俾其戴罪立功。

壬戌，授吴熊光直隶布政使，出罢直。

癸亥，费莫勒保至军，奏言：“审度贼势，所以不能胜者，盖贼匪随处焚掠，随处勾胁，是以日久愈多。而川、陕、楚三省犬牙相错，绵亘数千里，崇山峻岭，处处有险可恃，有路可逃。官兵择隘堵御，贼又滋扰无兵处，致有贼之地无兵，有兵之地无贼；贼过而兵未至，兵至而贼已去。以兜剿言，数十路难以圈围。以堵御言，数十万不敷分布。今陕、楚兵多贼少，川则兵少贼多。若陕、楚各路，截剿严密，使贼不能北窜，归入川

境，诱令散者渐聚，官兵层层逼剿，易于为力。通盘筹划，惟先自川东进剿，清一路，再进一路，期与诸军会，一鼓扫荡。”上嘉纳之。

川教既阻运道，白崖山缺饷二月，乡勇四散。

嘉庆三年

春，正月，己巳，林亮功率一万余众突出，与王三槐合，攻开县。万县教目曾柳起应之，聚众石坝山。适费莫勒保至梁山，与鄂济宜绵等会，以徐天德、王三槐势众，决意先行剿灭，会柳起。丙子，督兵破石坝山，歼其众一千余名，斩柳，诏嘉为入川第一功。

辛巳，瓜尔佳额勒登保会汪新攻终报寨，三路仰攻，借梯绳悬挂而上，覃加耀等百余人悉被擒。

甲申，以费莫勒保为四川总督，鄂济宜绵还陕甘总督任，伊尔根觉罗福宁、萨哈尔察英善督办川省粮运。

勒保遣石莫勒富成截击徐天德、王三槐于新宁、东乡境，天德、三槐及樊人杰、罗其清等走东乡前、后河，将窥陕，勒保使总兵杨秀守太平，将军恒瑞等扼通江，总兵满洲镶白旗承吉保兴绕出敌前夹击，破之于固军坝。

己丑，瓜尔佳额勒登保奏获覃加耀。上责其迟延，夺爵职、花翎，并革伊尔根觉罗福宁总督衔，赏副都统衔，命立功赎罪。又以疏防夺富察明亮、伍弥德楞泰爵职，夺苏佳舒亮等职，籍其家，均随军自效。

王聪儿由四川南江入陕西西乡，自石泉黑石头踩浅渡江，提督柯藩引兵驰往截剿。二月，戊戌，聪儿大部与李全、张天伦部自汉中城固、洋县分道渡汉江，会高均德所部于汉阴。上闻震怒，夺明亮职，逮诣京师，命鄂济宜绵赴明亮军中，统其军，复革藩职，仍带原兵，戴罪自赎。旋以军事急，命明亮为领队，留军自效。

丁未，上释奠文庙，临雍讲学。

乙卯，户部右侍郎钮祜禄傅森罢直，命翰林学士章佳那彦成在军机处学习行走。那彦成，阿桂之孙。

是月，费莫勒保夹击徐天德、王三槐于白沙河，敌不能北，折向通江。谋与冉文俦合，或自竹峪关入陕。勒保遣石莫勒富成等星夜赴竹峪关拦截，又分拨兵马兜剿。敌至关，望见官兵，即折还，至茶尖坝，官兵截击，转至龙凤垭屯据，官兵尾至，复折至巴州镇龙关，会文俦于白沙场，拟自通、巴趋达州，勒保绕出敌前。至蚊虫溪，敌方抢渡，官兵击败之，天德、三槐乃分股，一趋永兴场，窥渠县，一潜匿石梯坝。承吉保兴率军至，径路纷歧，会大风雨，敌伏起，压而阵，遂遇害。勒保以三汇为渠、达交界，水路总汇之区，督率镇将进抵之。林亮功在开县之开州坪，分扰云、万、大宁、奉节。罗其清众七八千攻仪陇，将军恒瑞击退之，奔入东

南大山。

王聪儿、姚之富既与高均德会，纠李全、王廷诏分道由城固、南郑北出宝鸡，合攻郿县，掠盩厔，将犯西安，秦承恩惶惧，率师回防。总兵王文雄力战，败敌于焦家镇，追至屹子村，猝遇敌万余。文雄兵不满二千，张两翼待。敌亦分左右来犯，火器击之退；复分四路至，再败之。遂悉马步围官军数重，文雄为圆阵外向，敌以千余骑猛扑，文雄令藤牌兵大呼跃出，敌马惊，返奔，追杀数千人，毙其党王士奇。自是敌不敢北犯，省城获安。三月，乙丑朔，诏以文雄当数倍之敌，五战，所杀过当，深嘉之，立擢固原提督。

聪儿等时分时合，出入安康之两河关、赵家湾之地，拟自商州入河南，或自洵阳入郿西。伍弥德楞泰、富察明亮至两河关，与瓜尔佳额勒登保合军，击敌于野竹坪，聪儿、均德分道趋商州、山阳，为额勒登保、明亮截击，遂走入蓝田，复为官兵截杀，均德奔还山阳、镇安，南遁。聪儿、之富循山阳石河铺而东。德楞泰、明亮等以齐、姚为白莲教魁，且所趋石河铺可通楚豫，全力追剿，由山阳至郿西，日行百七十里，连破之于石河、甘沟。而郿西诸地皆募乡勇，扼各要隘，阻敌东路。庚午，德楞泰、明亮数路大军齐集，逼齐、姚于郿西三岔河。敌分据左右山梁，欲突出沟口。官兵侦知齐、姚均在左山梁，四面合围，环攻，敌殊死战，官兵蜂勇至。聪儿知不得脱，率左右妇孺十余人投落陡崖，之富亦投崖死。敌溃散，死者七千余人，俘其丞相王如美等一千余人。翌日，德楞泰命将齐、姚二人脔割斩梟，挫扬尸骨，传首三省。

捷闻，传旨赏赉德楞泰等，赐明亮副都统衔、花翎，仍命与德楞泰等捕治均德、全等。

癸酉，以钮祜禄景安为湖广总督。

费莫勒保令副都统六十七、总兵富森布剿林亮功；亲追王三槐，九战皆捷。三槐走巴州之黑马山、观音岩，勒保侦知之，督军进剿，自癸未至己丑，连败之于斗智坡、盖茶寺等处，三槐溃，掠阆中、苍溪而西，勒保追之急，复东入仪陇。

成都将军观成、湖广提督刘君辅围老木园，日久不下，坐迟延，褫职，以石莫勒富成为成都将军。

夏，四月，钮祜禄景安率师次荆门州，教目刘成栋来犯，与布政使高杞分路击走之。己亥，命瓜尔佳额勒登保、荆州将军兴肇赴荆州帮同景安剿办。

辛亥，张汉潮围宜城，适景安至，骑兵驰击，敌退去。癸丑，汉潮攻荆门，景安遣援兵至，与城兵合击，敌走，赴沙洋欲渡汉江，为官兵所截，乃南奔。

高均德由镇安走雒南，伍弥德楞泰等败之两岔河，余众与李全、张天伦合。时襄教新失王、姚，自知势薄，欲复与川教合，折向汉阳，又自汉阳北折至孝义、五郎，教目阮正通由石泉、洋县西走，入四川南江境。乙卯，事闻，上怒，传谕申飭鄂济宜绵、德楞泰、富察明亮、瓜尔佳额勒登保、柯藩、秦承恩等。癸亥，复申飭承恩、兴肇、王文雄、柯藩等。

甲戌，上奉太上皇秋狩木兰。

李全至川境，与高均德相依，忽分忽合，由五郎分股入四亩地等地，欲渡江南走。五月，甲子，伍弥德楞泰、富察明亮截击均德、全及张天伦于洋县之毛坪华阳坝。全等西奔褒城，出南郑之天台山，折向西北，官兵尾追，德楞泰自五道梁进，明亮于黄沙一带迎截，秦承恩、王文雄自北而南，四面堵围。丙子，鄂济宜绵奏：“旬日之内，谅可擒拿首逆，上纾圣廕。”而均德等卒走宁羌、广元，由凤县入甘肃。事闻，上大怒，诏斥宜绵疏防，尽夺德楞泰爵职，予副都统衔自效。

是月，费莫勒保以敌踪靡定，所至裹胁，乃画坚壁清野策，令民依山险扎寨屯粮，团练乡勇自卫。王三槐由仪陇趋孙家梁，欲与罗其清合。勒保偕萨尔图克惠龄、将军恒瑞截剿，三槐南走渠县，冉文俦遁入其清寨。勒保留惠龄、恒瑞剿孙家梁，自追三槐。三槐犯大竹，分窜梁山、垫江、新宁，东奔开县，林亮功出为犄角，击走之，斩其党林定相。徐天德来援，败之，擒其党张洪钧，天德奔新宁。三槐与冷天禄据云阳安乐坪，进围之。

惠龄、恒瑞击文俦于仪陇，其清、阮正通先后来援，皆败之，文俦奔渠县大神山。

高均德等自胡家坝等处入南山，由铁锁关入川，柯藩赴西乡，会署镇田有成堵御，鄂济宜绵、富察明亮筹剿李全于大安阳。六月，甲午，德楞泰截击均德于广元木门坝，歼其众六百余人，敌望前奔逸，至南江长池坝地方，与阮正通合，又为官兵截击，亦入大神山，与文俦、龙绍周合，其众至二万余人。

张汉潮北趋陕西边，与其党詹世爵、李槐等合，众万余人，钮祜禄景安截击之于房县之魏陈垭、吴家垭，汉潮欲由竹山之官渡河渡，为乡勇所阻，水势亦急，即循河走。甲辰，由竹溪之界岭入陕西平利。

初，白莲教目牟登元自称元帅，洪道人称军师，聚三千余人于兰芽场。会王三槐由开县至云阳，登元应之，以图牵缀官兵，滋扰后路。适费莫勒保进剿三槐，行抵大梁，辛亥，五更，与苏佳舒亮发兵，分二路攻兰芽场，克之，诛登元，获道人等，余众歼焉。徐天德等方冀与登元合，及闻其败，夺路而走，复为官兵所截，至陈家山，谋趋安乐坪与三槐合，又为官兵所阻，乃星夜由网鹿溪一路至赵家场，距开县五十里。

大学士董诰丁忧，川、楚兵事方亟，太上皇欲召之，每见大臣，数问：“董诰何时来？”逾年，葬母毕，诣京师，钮祜禄和珅遏不上闻。甲寅，驾出，诰于道旁谢恩，太上皇见之，喜甚，命暂署刑部尚书，素服视事，不预典礼，专办秋谳及军营纪略，且曰：“诰守制已逾小祥，不得已用人之苦心，众当共谅。”

丁巳，以进剿无起色，传谕申飭费莫勒保等，仍命分定责成，分路剿办。

秋，七月，庚午，以雨停秋猕。

冉文俦、高均德等屯据大神山，相依结寨，绵亘五六十里，间设木城，深濠堑，凭险守。官兵既至，破打石坡、喻家垭、香安坪、土门垭等卡，敌死拒。壬申，伍弥德楞泰、萨尔图克惠龄、将军恒瑞等分兵三路，四鼓趁黑，攀崖陟岭而上。敌方酣睡，四散，官兵掩杀两日一夜，陕西教目禹斯珍及文俦弟文宇皆死，敌死者四千余人。文俦、均德负伤逸去，走龙凤坪，官兵继进，破龙凤坪，均德走箕山，与罗其清相犄角，阮正通、龙绍周及其党龚建、徐万富、唐大信、王正潮、张自崇等又合，独文俦与其清有隙，另营别处。惠龄遣人谕其清缚献文俦，不应。

乙亥，蒲圻教目王添万聚众二千余人，焚掠村舍，湖北巡抚高杞剿平之。

庚辰，贵州镇筴黑苗数千起事，破三角岩等处，钮祜禄景安以闻。上谕曰：“苗性反复，此次抢割民田，不过欲图掠食，不值兴兵，不可轻举，又致激成事端，惟当飭令苗弁，自行晓谕解散，将为首苗匪缚献即可。”

费莫勒保攻安乐坪，克将军梁、芝麻岭、季家台、仙人洞等卡。丙戌，五更，率兵竞上，施放火箭，茅棚皆燃，敌溃。勒保使署广元县事刘清往招抚，王三槐等掷兵出，跪乞降。勒保命缚之，三槐解京，余皆斩梟。捷闻，进封勒保一等威勤公，又以保举功，进封大学士钮祜禄和珅一等忠襄公，户部尚书富察福长安侯爵，余皆优叙。

冷天禄倚险屯据祖师观，勒保勒军进，以炮轰。八月，壬辰，天禄分股突围，为官兵所截。乃死守，环攻不下。勒保召土人询路，言：“老观嘴迤南之蛇皮峰，中间有路可通祖师观。”勒保因命士卒于初更赴蛇皮峰下，燃火散林木间，俟敌惊觉放枪，即还，如此数番，敌遂以为常。乙未，四更，官兵自蛇皮峰下扳援潜上，直抵卡头，敌猝不及备，皆歼焉。

张汉潮入陕西，闻官兵自兴安来，复奔四川，富察明亮、将军兴肇五路围剿，大败之于清池，歼其众三千余人，杀詹世爵、李槐，汉潮率余众突围北走，走陕西，由西乡堰口向东奔逸，欲至石泉、紫阳偷渡汉江，而所在皆官兵封堵，复折而西。壬寅，明亮、兴肇截击之于两河口，汉潮走。官兵冒雨追剿，连破之于王黑坝、父子关等，杀敌一千余众，汉潮趋

入西南山中，昼夜奔走，入四川南江境，辗转通江、太平、开县间。襄阳蓝号王光祖及林亮功亦往来通江、江北。明亮、兴肇、刘君辅等尾随追击，不能大胜。

己酉，江西宁州教徒作乱，江西巡抚张诚基剿平之，诛其首刘联登，事闻，叙士民功，改宁州为义宁州。

九月，癸亥，上奉太上皇还京。

己卯，祀明总制袁崇焕于贤良祠。

徐天德、樊人杰为石莫勒富成所蹶，亦入箕山。壬午，伍弥德楞泰、萨尔图克惠龄等克双柏树、仰天堙山梁，逼箕山。德楞泰召罗思举问计，思举相地势，曰：“贼各隘皆垒石守，惟山后悬削数十丈，必恃险乏备。若官军攻于前，使不暇他顾；我率勇敢者梯而上，可捣也。”遂分三路合剿。德楞泰由箕山之左尖山进攻，将军恒瑞督兵自箕山之右断山进攻，惠龄督兵自箕山之板庙子正面直上。官兵四进，抛掷火弹，敌棚卡皆燃，烟焰四起，敌殊死战，而火渐旺，四面合，遂不支。罗其清等弃寨走，官兵尽破山寨，先后斩馘近万。适瓜尔佳额勒登保自广元、苍溪追剿李全、王廷诏等至，其清遂与全、廷诏等奔太鹏山。冉文俦、高均德、阮正通、龙绍周、樊人杰、徐天德、马朝礼等分走陕。惠龄等进围太鹏山。

冬，十月，庚子，王三槐解至京。军机大臣会鞫，三槐称：“知县刘清曾晓谕出降，即自投宜绵军营，然被营内官员所阻，不得谒见。”上遂命费莫勒保等：“设各首犯等有真心弃械自缚投诚者，亦不妨酌量宽其一线，予以生路，亦可借此解散余党，稍省兵力。”

是月，阮正通、樊人杰等入陕西西乡，鄂济宜绵督官兵追剿之。

萨尔图克惠龄等攻太鹏山，克寨卡八。敌缺粮，遣人赴营山、渠县、仪陇、巴州等处劫粮，堵截运道。将军恒瑞、瓜尔佳额勒登保往击，复通运道。惠龄、石莫勒富成、伍弥德楞泰据寨西，合围。援敌来攻，皆却之，敌缺粮，大窘。十一月，壬戌，额勒登保、恒瑞等还，遂四面攻。丙寅日暮，大雨如注，至三鼓，敌四五百人分东北二面突。德楞泰侦知之，潜伏南门，梯而登，火其寨；惠龄、额勒登保等亦袭破西门，恒瑞、富成截杀东、北二门，敌歼焉。死者男妇五千余，罗其清父从国亦死，擒教目邓朝阳等四百余人。其清率余众突围，惠龄、额勒登保、德楞泰追蹶；恒瑞率兵赴陕助剿阮正通等，富成赴大竹剿办徐天德等。

其清至双子山，为官兵截杀，复奔青观山，官兵尾至，其清树栅据险。额勒登保鉴于黄柏山、芭叶山顿兵之失，议主急攻，亲逼栅前，席地坐，令总兵杨遇春督兵囊土立营，且战且筑，诸军继之，攻击七昼夜。敌不支，窜渡巴河，据遂风寨废堡。德楞泰同至，围之数重，势垂克，薄暮，忽传令撤围。敌倾巢夜溃，迟至黎明始驰追，敌四路逃窜。

其清等奔至方山坪，其众散尽，罗思举已率乡勇先期至，伏坪后，敌至，擒斩几尽。十二月，庚寅朔，惠龄侦知其清率二千余众匿蔡家梁下，遣副都统满洲正黄旗赫舍里赛冲阿等引兵先于沟南北堵截。惠龄会额勒登保、德楞泰率大兵至，悉歼其众，其清余众百余人匿濛子洞中，官兵追踪至，其清等欲自杀，官兵冲上，遂擒之，并获其弟其书。惠龄命将其清、其书解京，余皆诛之。

是役，敌趋绝地，无外援，开网纵之，饥疲就缚，士卒不损，竟全功焉。捷闻，诏复额勒登保花翎。

己亥，额勒登保赴合州剿冷天禄，惠龄、德楞泰驰往通江麻坝寨，剿办冉文俦部。

天禄据祖师观，粮缺，复乏盐，其众颇困，诡请降，欲下山突围，大为所挫。龙绍周、龚建、林亮功等来援，皆击却之，天禄大困。费莫勒保召罗思举至军会剿，庚戌，分兵四路，分从老观嘴、仙人洞、盐渠山、鱼鳞口进攻，时值昏夜，雾气四漫，敌见四路大起，不辨多寡，思举率死士焚其巢。将明，殿旅出，大呼曰：“我丰城劫寨罗思举也！”敌胆落，溃围走。官兵乘势歼杀，尸横遍野，滚落岩涧者不计其数。天禄率余众乘乱突围而出。勒保督兵追击，癸丑，至东乡、开县、新宁交界之紫水坝、三登坡，会教目赖仪章引众逼新宁，勒保乃改赴新宁。天禄因得脱去。上闻震怒，诏切责之。

思举始由乡勇起，至是战绩始上闻，擢为守备。

闽浙总督完颜魁伦严捕海盗，屡获其魁，巨盗林发枝投首。丙辰，洋盗沈振元、沈弗桃等亦投首，海患稍戢。魁伦寻以母忧归。

萨尔图克惠龄、伍弥德楞泰至麻坝寨，克其外围卡隘，己未，进逼寨下，断其樵汲之路。

嘉庆四年

春，正月，庚申朔，五更，惠龄等乘敌度岁，乘隙进剿，自东、西、南三路攻之。冉文俦率二千余众舍命冲出，惠龄等前后夹击，敌犹殊死斗，既而文俦中枪仆，敌始溃，官兵前后截杀，诛杀殆尽。获文俦子天受及其党苟文玉等男妇一千余名，文俦受创重，脔割之。

先是，太上皇忧劳军事，感风寒，犹训政不倦。至是，体渐平。是日，上奉太上皇御乾清宫，率王大臣等行庆贺礼，赐宴。辛酉，太上皇帝不豫，上侍疾养心殿。向夕，大渐，执上手，不能语，频望西南。壬戌，辰刻，崩。上至御榻前捧足大恸，辍踊呼号，仆地良久。

高宗博学广识，精满汉语，蒙古、藏语、回语皆能之，好诗书，熟于经典，虽宿儒亦叹不能及也。娴骑射，尝习大西门，九射皆中，时以为异。继仁、宪之后，励精图治，开疆拓宇，揆文奋武，国势之隆，汉、唐

以来，未之有也。惟末年倦勤，蔽于权倖，识者惜之。

是日，上亲政，驰驿召吏部尚书、署安徽巡抚朱珪，珪闻命奔赴。途中上疏，略曰：“天子之孝，以继志述事为大。亲政伊始，远听近瞻，默运乾纲，霁施涣号。阳刚之气，如日重光，惻怛之仁，无幽不浹。修身则严诚欺之界，观人则辨义利之防。君心正而四维张，朝廷清而九牧肃。身先节俭，崇奖清廉，自然盗贼不足平，财用不足阜。惟原皇上无忘尧、舜自任之心，臣敢不勉行义事君之道。”至京哭临，上执珪手哭失声。命直南书房、管户部三库，加太子少保，赐第西华门外。时召独对，用人行政悉以谘之。珪造膝密陈，不关白军机大臣，不沽恩市直，上倾心一听，初政之美，多出赞助。

太子太保、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、一等忠襄公钮祜禄和珅为军机大臣，掌翰林院，领侍卫内大臣、步军统领，兼管吏部、刑部、户部，柄政久，善伺高宗意，子丰绅殷德尚主，荣宠无比。因以弄窃作威福，公行纳贿，家富于国，有不附己者，伺隙激高宗怒陷之；纳贿者则为周旋，或故缓其事，以俟高宗怒之霁。大僚恃为奥援，剥削其下以供所欲。盐政、河工素利藪，以征求无厌日益敝。川、楚教乱，因激变而起，将帅多倚和珅，糜饷奢侈，久无功。章佳阿桂以勋臣为首辅，既卒，益无顾忌，于军机寄谕独署己衔。同列嵇璜年老，以谗数被斥责。王杰持正，恒与忤，亦不能制，朝臣无敢昌言其罪者。高宗虽遇事裁抑，和珅巧弥缝，不悛益恣。上自在潜邸知其奸。及高宗立上为皇太子，尚未宣示，和珅即先日于上前先递如意，谋倡拥戴功。及上即位，以高宗春秋高，不欲遽发，仍优容之。癸亥，夺和珅军机大臣、九门提督等衔，仍命与富察福长安昼夜守直宾殿，不得任意出入。

甲子，诏：“凡九卿科道，有奏事之责者，于用人行政，一切事宜，皆得封章密奏。”

丁卯，进封仪郡王永璇为和硕仪亲王，贝勒永璘为多罗庆郡王，贝勒绵亿为多罗荣郡王。命成亲王永理、丁忧大学士董誥、兵部尚书章佳庆桂在军机处行走，更庆桂为刑部尚书。沈初免直。命永璇总理吏部，永理总理户部，兼管三库。故事，亲王无领军机者，领军机自永理始。

给事中王念孙、高佳广兴首劾钮祜禄和珅不法状，劾者纷至。是日，上宣遗诏，传旨逮治，并富察福长安皆下狱，命王大臣会鞫，俱得实。甲戌，诏宣布和珅罪状，凡大罪二十款，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，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，不忍令肆市。丁丑，赐自尽，福长安斩监候，并籍其家。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，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。和珅子丰绅殷德夺爵，勒令在家闲住，弟和琳神主撤出太庙，毁专祠，夺其子丰绅伊绵公爵，改袭三等轻车都尉。念孙，故尚书安国之子；广兴，书麟弟。

上久悉和珅奸，念高宗春秋高，姑示优容，至是乃诛。上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，曰：“代宗为太子，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。及即帝位，正其罪而诛之，一狱吏已办。”盖为和珅发也。

时诸劾和珅者比于操、莽。会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入觐，熊光故为和珅所忌。上问：“人言和珅有异志，有诸？”熊光曰：“凡怀不轨者，必收人心，和珅则满、汉几无归附者，即使中怀不轨，谁肯从之？”上曰：“然则治之得无太急？”熊光曰：“不速治其罪，无识之徒观望夤缘，别滋事端。发之速，是义之尽；收之速，是仁之至。”上既诛和珅，宣谕廷臣：“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，悉不深究，勉其悔改，咸与自新。”和珅之籍，凡得金银逾千万，珍珠、宝石等不计其数，翰林学士满洲镶白旗乌苏萨彬图屡言尚有隐匿者，上严斥之。

和珅在位时，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；呈进方物，必先关白，擅自准驳，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。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余人，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。至是，悉革其弊。吏、户两部成例为和珅所变更者，诸臣奏请次第修正。初，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黄旗，及得罪，仍隶正红旗。

和珅既死，有言湖南布政使丰润郑源鹞贪黷状，下巡抚姜晟按治。源鹞具服收发库项，加扣平余，数逾八万；署内眷属几三百人，自蓄优伶，服官奢侈。上宣示源鹞罪状，因言：“诸直省大吏宴会酒食，率以囑首县，首县复敛于诸州县。率皆朘小民之脂膏，供大吏之娱乐，展转苛派，受害仍在吾民。通谕诸直省，令悔改积习。”寻命斩源鹞。时谓乾隆季年，诸贪吏首王亶望，次则源鹞也。

王杰以教乱方炽，上疏言：“贼匪剿灭稽迟，由被贼灾民穷无倚赖，地方官不能劳来安辑，以致胁从日众，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。此时当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，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。三年之内，川、楚、秦、豫四省杀伤不下数百万，其幸存而不从贼者，亦皆锋镝之余，男不暇耕，女不暇织。若再计亩征输，甚至分外加派，胥吏因缘勒索，艰苦情形无由上达。祈将被贼地方钱粮蠲免，不令官吏舞弊重征，有来归者概勿穷治，贼势或可渐孤矣。至于用兵三载未即成功，实由将帅有所依恃，怠玩因循，非尽士卒之不用命也。乞颁发谕旨，曲加怜恤，有骄惰不驯者，令经略概行撤回，或就近更调召募，申明纪律，鼓行励戎，庶几人有挟纊之欢，众有成城之志。”又言：“教匪之蔓延，其弊有二：一由统领之有名无实。勒保虽为统领，而统兵大员名位相等，人人得专摺奏事，于是贼至则畏避不前，贼去则捏称得胜。即如前岁贼窜兴安，领兵大员有‘匪已渡江五日，地方官并不禀报’之奏，此其畏避情形显而易见。又如去岁贼扰西安城南，杀伤数万，官兵既不近贼，抚臣一无设施；探知贼去已远，然后虚张声势，

名为追贼，实未见贼。近闻张汉潮蔓延商、雒，高均德屯据洋县，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秦省如此，川省可知。实由统领不专、赏罚不明之所致也。一由领兵大员专恃乡勇。乡勇阵亡，无庸报部，人数可以虚捏；藉乡勇为前阵，既可免官兵之伤亡，又可为异日之开销，此所以耗国帑而无可稽核也。臣以为军务紧要，莫急于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，盖有五利：一，民穷无依，多半从贼，苟延性命，募而为兵，即有口粮，多一为兵之人，即少一从贼之人；一，隔省征调，旷日持久，就近召募，则旬日可得；一，征兵远来，筋力已疲，召募之人，不须跋涉；一，隔省之兵，水土不习，路径不谙，就近之人，则不虑此；一，乡勇势不能敌，则逃散无从惩治，召募之兵退避，则有军法。具此五利，何不增募，一鼓而歼贼？如谓兵多费多，独不思一万兵食十月之粮，与十万兵食一月之粮，其费相等而功可早奏也。”疏入，并嘉纳。

己卯，特诏申明军纪。命费莫勒保为经略大臣，节制川、楚、陕、甘、豫五省军务，富察明亮、瓜尔佳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。

勒保以敌势重在四川，请暂驻梁山、大竹等处督师，从之。

上廷讯王三槐，三槐言：“官逼民反。”上诘之曰：“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？”对曰：“惟有刘青天一人。”刘青天者，川民以呼刘清也。上深嘉焉，特谕：“朕闻刘清官声甚好，每率众御敌，贼以其廉吏，往往退避引去。如果始终奋勇，民情爱戴，著勒保据实保奏。”寻以清治绩战功奏上，进秩同知直隶州，赐花翎。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。

方上闻三槐“官逼民反”之辞也，心恻然，谓侍臣曰：“国家深仁厚泽，百姓生长太平，使非迫于万不得已，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？皆由州县官吏朘小民以奉上司，而上司以结和珅者也。”因谕：“各路贼中良民，如有能缚献贼首，悔罪立功者，不但宥其前罪。尚可如吴陇登等格外邀恩。否则或潜行散去，或临阵投降，亦必释回乡里，俾安生业。”又以巴县赵华、渠县吴桂皆良吏，予优擢。

以协办大学士、伊犁将军图伯特保宁为武英殿大学士，仍留任，章佳庆桂协办大学士。以户部右侍郎章佳那彦成为工部尚书。召驻藏大臣玛拉特松筠为户部尚书。

初，钮祜禄和珅用事，松筠不为屈，遂久历边地，驻藏凡五年。至是始召还。

樊人杰、龙绍周、李澍、阮正通等既入陕，各拥众数千，迭扰安康、平利、紫阳诸县，鄂济宜绵等堵截，不能大获。既而张汉潮至陕甘，入凤县之唐藏。宜绵等追剿防堵，疲于奔命。丙戌，诏斥宜绵畏寇避贼，命解任来京，授散秩大臣。以将军恒瑞署陕甘总督。陕抚秦承恩先是丁母忧夺情，至是，以师久无功，命回籍守制。赏费莫永保头等待卫衔，署陕西巡

抚。宜绵既至京，复斥其辨饰，降三等侍卫，赴乌里雅苏台办事。

钮祜禄和珅既死，上追思御史曹锡宝之言，时锡宝已卒。丁亥，赠副都御史，荫一子。又召尹壮图来京。

壮图仍以母老乞归，上赐其母大缎两端，加壮图给事中衔，赐奏事摺匣，命得上章言事。壮图未行，上疏请清覈各省陋规，明定科条，上以为不可行。既归，疏请拔真才，储实用，大要谓：“保举未定处分，当下吏部严立科条；科场或通关节，当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。其尤要者，谓六部满洲司员稿案，文义多未晓畅，当严督令习经书通文理；乡会试加广名额，司员先俟科甲挑补。”下军机大臣议。